病隙随笔

原谅我竟偷用了史铁生散文的名字，但是于病中，实在也没有什么起名字的兴味，“拿来主义”便是好的；又觉不能完全照抄，于是把“碎”字改成了“随”字，毕竟相比史老师这种文坛大家，我只是一棵小浮萍而已。可喜的是写作的劲头恢复了一些，这才提起笔来，顿时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。说是病隙并不假，这两个字大有来头！此病于我确乎是一场大病，年纪轻轻身体里就长了个小东西，为此我痛苦不堪；至于“隙”，从前病不深沉的时候，忙这忙那，总是把写作搁置了，还安慰自己“将来总有闲下来写的机会的”，而如今一病，时间的大头得了闲，但小头上总不免因病困倦没有精神，因此也是趁“隙”写作罢了——但写了总比没有强，因此总体还是欢喜的。

生病的一大感受是“失去”。按许多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，失去是要去悼惋的，不然便不能作结，心里总是疙瘩一块。疙瘩久了，就时时要冒出你的皮肤来，瘙痒疼痛，让你再记起一回，因此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张爱玲因为自小失去父母疼爱，后来战时又失去居住和金钱两方面的安全感而远走美国，起了老大个疙瘩，所以她弟弟一给她写信她的反应就是“我没有钱”。新冠大流行期间，我失去了太多东西；去年搬来澳洲，又失去了稳定的工作，接着接二连三又失去了健康，求学的劲头与希望，以及对生命总体价值意义的追求，真可谓失无可失了。我却也还并没有认真去悼惋，实在是“忙”于生病，要么在家里因抑郁而沉沉昏睡，要么在医院或者去医院的路上。我想悼惋对于尚在病中的人来说，大约也不见得是件好事——病人的首要任务，还是要心情尽量明媚地活下去。至于生活质量，那是以后要操心的事。

说到去医院。。。【TODO住院经历】

生病的另一大感受，是我的身体似乎并不受我控制了，甚至连思想也是。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六，压力大和对生命之虚无的绝望彻底压垮了我，那天早上只能感觉自杀念头在脑子里乱飞，像个巨大的漩涡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下一秒就会将人整个吞噬到黑洞里去。我在做了一些不理智行为之后害怕极了、绝望极了也累极了，倒头昏睡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，醒来之后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又用救护车把自己送进了急诊室，从此医疗记录上添了抹不掉的“suicidal thoughts”的浓墨重彩的一笔（想来其实有些好笑）。去到了急诊，人家急急忙忙问我话，两三句后觉得我并无大碍（急诊总是以生命体征为重的），便把我从triage room里赶到了等待大厅。我当时心里嘀咕，你们不知道我有多难受哩！难受到从椅子上缩到地板上去躺着了，枕着我带的书包。是的，当时的身心状态是只允许躺着和闭上眼睛的，直立坐着都是做不到的，整个人还是被巨大的黑色幕布笼罩着的感觉；即使医生叫着“坐起来，别在地上躺着呀！”我也完全做不到或者说不想做到——这里面的表演性质究竟有多少，我也难说清。我就这样在这种“装死”的状态下等到看了负责triage（分流）的医生，然后又被送回到急诊病床上。（大约医生看我也有些精神恍惚了，才略略重视起来，没有当即判我“无事”的“死刑”，把我送回家里去。）（后来我在另外的书上看到，自杀倾向却又没有严格临床确诊的患者，这样做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确实是最有效的回避方式。）

国外的急诊，无论美国还是澳洲，都差不太离，只要不是危及生命，总是要等上好几个小时乃至一整天的。我安心躺下，心里觉得放松和安全许多，又不能玩手机（不符合自杀病人的设定嘛），于是便只能闭眼躺着或者睁眼盯着天花板。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——医院里的时间总是不准确的——旁边病床的老奶奶便去了，换来一个被“五花大绑”进来的醉汉，拉着隔帘我只能瞧见是个黑人的双脚，一进来就骂骂咧咧，显然酒还没有醒呢。由于声音太大，我只好停下了自己仍然哀伤绝望的思绪，听隔壁开始叽哩哇啦大声的拉锯战。这边是医生护士想要把他安定摁在病床上，那边是不停反抗。先是言语，咒骂护士“偷走”了他的香烟，然后大骂护士是婊子，把可怜的小护士当场气走了；后来又动起手脚来，连最沉稳的医生也治不住了，于是几个医生商量了一阵又叫保安来把他五花大绑走了，大约是送去特殊病房隔离起来了吧。这一系列可真够热闹的，不仅动静大，吵嚷得吓人，并且那醉汉确实又像是疯了似的，抱怨着社会不公、不给他一个子儿，而他只想要酒和香烟。我吓得直哭，直掉眼泪，且隐隐约约听到外面说“赶紧把他弄走吧，这旁边可是个有自杀念头的病人呐！”，心里难过极了。我可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呐！我会成为那样的人吗？被社会折磨到疯掉，被绑起来送进精神病院里去。可我现在不正在去精神病院的过程中么？如果能度过这次的浩劫，如果能活下去，我可要好好战斗这次的病情才行啊……

那人被送走以后大概不太久（但也远过了晚饭时间了），急诊请的Psychiatrist这种心理医生便到了。（Psychiatrist相比Psychologist通常面对更多的是达到临床疾患标准的病人，而且也通常拥有处方权。）我又流着眼泪回答了她的问题，她便建议我去精神病院住两晚，到周一更厉害的医生上班，请医生做完评估，才可以放我出去。我虽然害怕进去就出不来了，可还是点点头答应了。于是又是好一阵等待他们为我寻病床，办住院的事，然后才被送进病院。这下我竟然来了精神：呵，我被送进精神病院了！竟然有种见识世面“旅游”的心情。那病院并不小，许多房间，像酒店似的，还有个小花园供“病友”们白天溜达。每个病人也都是单人间单人床，相似的设置；洗漱和淋浴倒是在外面，集体宿舍一样的感觉。进门出门都要找护士拿钥匙，自己是不可以带钥匙这种物品的，当然进院时随身的充电器和尖锐物品也都一并被收走了，生怕大家伤害自己。我饿了一天，护士给我端来了晚餐，我便吃了，又洗了澡，回到房间里，心里竟然开始有些暖洋洋的，觉得十分安全。于是一夜好眠。

第二天起来便有空再多探索探索，哪里是咖啡哪里有水果，哪里有书看哪里有乒乓球桌，便都摸清了。这哪里是精神病院，分明是疗养院嘛！我心里又升起了更多的喜欢，并且想到若是一辈子可以住在这里看书写作而不使我破产，那我也是乐意的。现在许多地方的囚犯已经因为负担不起“外面的世界”的房租而选择再次犯罪回到监狱去了，“疯子”们乐意待在疗养院又有什么不好呢？

前一夜因为我来得晚，大家几乎都睡了。第二天吃饭时便有机会同大家说说话。有人很安静地用餐，也有人追着护士要咖啡的。有一位大姐问了我什么时候来的，说她转了好几次院了，来了很久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。我见她有些怪怪的却又说不上来哪里奇怪，又觉得精神状态很正常，不知道为什么被“关”这么久。我又去花园里颠兵乓球（因为一个人嘛），便被另外一个上哪里都挂着副耳机的年轻姑娘瞧见了，她颇为惊喜，马上跑来说要和我一起打，但是马上又独自嘀咕起来，说什么她要先回房看书了，她的身体经不起剧烈运动之类。我想她大概也病了不少时间了，不然何至如此虚弱呢？大厅里另外有几位大叔，要么独自坐在角落发呆，要么三两谈论着哪家病院好，哪个医生更靠谱些，怎么去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住着，似乎他们的病就像是普通感冒而已，我也开了不小的眼界。总体来说，大家都很礼貌，很好交谈，在我看来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都没有，除了一位整日在走廊上嗷嗷直叫的大哥。

从此之后，向死而生于我的意义，不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最后的狂欢，而是对此生已经死而无憾，于是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偷来的额外的幸福。这当然意味着前面还会有更好的事发生，不是吗？